

HAIYOU



尼·比留柯夫 著

少年版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海鸥



海 鸥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（苏联）高尔基著 曹湜译

书 名 海 鸥
原 著 尼·比留柯夫
缩 写 梁 仁 贺 竹
责任编辑 张 标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14F, 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厂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印 数 11,001 - 16,000 册
字 数 185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2 版
2001 年 2 月第 4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 - 5346 - 2207 - 7/I · 443
定 价 10.00 元
(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

第一部

心 燃 烧 着

第一章

1935年秋天的阴霾天气特别多。从10月初起，一连五天，太阳就没有在别夫斯克城的上空露过脸。才过晌午不大会儿，城里大街小巷就给灰暗低垂的天空映得阴沉沉的。秋雨叩打着苏维埃之家两层楼房的屋顶，惊扰着从门前的台阶泛滥到街心的水潭，激起微小的涟漪。

济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准备着将在区委会全体大会上作的报告。他不怎么年轻了，白发已经爬上了他的鬓角，两道深深的皱纹，波浪似的起伏在他突出的额前。

门外传来喧哗，接着听到了行政秘书的声音：

“不是给你说过吗？他今天谁也不接见。”

“可是我，他一定接见。”

办公室的门急速地给推开了，门口出现了一个淡黄头发的姑娘，她正挣脱行政秘书的手：



“放手吧！我哪点惹着你了……踩了你的鸡眼还是怎么的？”

济明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手势，让秘书不再阻挡这个姑娘。

她跨进门槛，气冲冲地关上门。雨水从她提在手里的皮靴和裙子边上，往地下滴落。赤着的双脚，红润润的，溅满了泥浆。她把皮靴放在门旁，从容不迫地扯了扯衣服，这才对济明非常自然地说：

“呶，你好哇！”

她的整个面孔，由于很有礼貌的微笑变得开朗起来，济明立刻看出，这姑娘非常年轻，顶多 16 岁。

“你打哪儿来？”

“我们家姓伏尔庚，我叫卡佳。在扎列斯柯耶村的阅览室当管理员。没听说过？”

“这样说，你是扎列斯柯耶村的人喽？”

“不，我是奥热列尔基村的人，在扎列斯柯耶村工作。我是徒步走来的，瞧！满身是泥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书记同志：我们需要找一个做政治报告的人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要谈些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都谈，主要是，谈章程。还要谈谈阿比西尼亚：有没有人支援它？难道没有人给法西斯匪徒迎头痛击吗？”她凝神地望着济明。“你要不给我们派人，我就不走了……我连布告都出了……说今天有报告会呢。”

“嗯……”他在脑子里考虑着适合去做报告的人：有的出差去了，有的工作忙离不开。



“今天派不出人……”他抱歉地说。

“怎么啦，为什么没有人？”卡佳两颊绯红，冲到办公桌前。“你要明白：布告出了吗？出了！大伙会来吗？会来！我怎么向他们交代？说书记找不出人给你们派来，好吗？”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。“我也会像个女骗子了。团员可以做骗子吗？”她坐在椅子上，好不容易才忍住，没有哭出来。“再说，难道是我自个儿凭空想出要做这个报告吗？大伙请求的呀，你明白吗？”

济明皱着眉头。

“我明白……”他想好好责备她一顿：为什么不事先和演讲员商量好，擅自发出通知。但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：“究竟还是个小女孩呵。”他说：“不过你也该明白，今天我这里没有人好派。没——有——人！”

“你自己不行吗？”

“今天——不行。要是改在星期天怎样？”

“不，不能改。”

卡佳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望着他。

“列宁常常说：要多多关心群众，可是你们的关心上哪儿去了？”

这正是玩“捉对儿”游戏年龄的乡下姑娘说出的话，济明惊讶得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。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列宁。”

“你，列宁的著作也读过？”

“读过。”她的声音里含着委屈。



济明翻了翻笔记,报告再有三个钟头的光景就可以写好了。“我自己去一趟吧!”他想。他走到卡佳眼前,按着她的双肩说:

“看来,真所谓‘胳膊扭不过大腿’,好吧,我去一趟。”

第二章

济明由庄员们陪着走出农村阅览室时,已经是深夜了。他请卡佳搭他的汽车回家,并且满意地看着她怎样竭力想从人群中拔出身子而不可能的情景:一忽儿这个,一忽儿那个,拦住她跟她谈什么问题。

这快活的姑娘钻进汽车,向庄员们招招手,心满意足地倚在车座的靠背上。

汽车开足马力,从村子里飞驶出来。前面耸立着黑墙似的森林。

“大伙儿尊敬你——这很好!”济明亲切地说。

卡佳看了他一眼。

“书记同志,你真的做过地下工作,给流放过,内战时还在布琼尼手下当过团政委吗?”

“你从哪儿知道的?”

“听别人说的。所以我才去找你呀。我想,既然是个老布尔什维克,就不会拒绝……”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:“你问过农村阅览室的工作,现在你亲眼看见了,大伙都来听报告,可是地方太小,装不下。难道这对吗?”

“嗯,地方稍微窄了点儿。”



“不是稍微窄了点儿，气都透不过来呢。城里有很好的俱乐部，可是农村呢，他们以为应该这样吗……”

“谁以为应该这样？”

“我知道是谁！”卡佳气呼呼地嘟囔说。“你已经在讨论会上听到了，他们说，新生活向自己招手，旧生活却死揪住你的衣襟不放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没有受适当的教育呀……可是时代，你也知道……只有大步大步前进才行……”

“你自己受过什么教育呢？”

卡佳打了个寒颤，回过头对他说：

“什么教育？高等教育呗！我上了四个冬天的学，后来在田地上毕了业。”她叹了口气，“拿起一本重要的书读吧——净是难的！可是人家偏要显显自己的学问，写些叫人读起来头都要炸裂的东西……瞧，多美的森林！”她快活地喊，转到另外一边望了一眼：黑沉沉的松林，像一个密密实实、看不透的黑团儿迅速掠过，只有离大路最近的一些松树，披上了星光。“你出生的地方，森林也这样漂亮吗？”

“我是莫斯科生的，卡佳。”

“莫斯科我一趟也没去过。心里可想……”她若有所思地说，“那边，一定有许多书吧……”

济明微笑了。

“书，我们这里也弄得到，知识这东西，卡佳，是可以求得的。你比起我来还算幸福些。我连学校是什么样儿一点不知道。我受的教育是从11岁起，在工厂里开始，在监牢和流放地毕业。”

“这倒好，”卡佳微带羡慕地说，“济明同志，可不可以讲讲



你们在那里……在流放地的生活？讲一丁点儿也成。”

“将来有时间再讲吧。咱们往后见面的时候多着呢。对吗？”

“当然对。你真是个非常好的人，要是全都是这样的人……”

她紧紧握着他的手，在这一阵激动中，她显得那么天真，那么纯朴，使得济明把她的头抱过来，轻轻抚摸着。

“我们有许多许多好人，女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松树忽然稀少起来，向两旁闪开去，开阔的大地从车轮下迅速退走，雾霭中闪烁着一个个小水潭。寒风迎面拍打着卡佳的面孔，她的小辫子开始跳动着。她使劲眯着眼，笑着。

“多好啊！”

“这是你们奥热列尔基村吗？”透过寒风的呼啸，她听到了济明的声音。

卡佳睁开眼睛，看到雾濛濛的田野后边黑沉沉的房屋，难过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好快呀！我一次汽车还没坐过呢，济明同志。”

“开到别夫斯克去，好不好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

汽车溅起泥浆，驶进了村头。济明朝黑暗里探望。

这村子很不漂亮：一条独街，街上稀稀落落点缀着几座彼此相似的房屋。它们仿佛不是耸立着，而是披着稻草盖，像年迈的猫头鹰一样，蹲在黑土上。

卡佳拍拍汽车司机的肩：



“再过两家，有一个铁匠铺，斜对过，就是我们的房子……窗子底下栽了两株白桦的。”说完又转身向着济明，“顺便上我家去坐坐，好吗？喝喝茶，行不？”

济明正在考虑。

“行。”卡佳已经代他做了决定。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打开便门，发现大门外停了一辆汽车，急得浑身冒汗。济明和司机向女主人问了好。她一声不响地握过他们的手，让他俩进院子去后，在门口拦住了卡佳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……是什么首长吗？”

“是区委书记。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惶惑地摇了摇头：

“怎么跟他……跟书记谈话呢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奇怪，妈妈！”卡佳快活地说，“还不是跟对大伙儿说话一样地说。我们这里和你谈话的人还少了？”

“轻一点——别让人听见。”母亲很担心。“这样大的喉咙，不像爹不像妈……”她急急忙忙穿过院子，“门口的地板腐烂了，小心别跌着。”

屋子里很闷热，散发着辛辣的气味。济明跨过门槛，转过头，向跟在他后边的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和卡佳说：

“女主人，你的生活过得可好呀，像老辈人教的一样：‘热气不会蒸伤骨头’，对吗？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不好意思了：

“不是经常这样……本来准备睡觉了，一看哪，屋角里有湿气，我才生起了火。”



一个淡色头发约摸4岁的男孩，睡眼惺忪地伸着懒腰，从房里出来。他擦了擦眼睛，它们忽然睁大了，闪着喜悦的光亮。卡佳亲吻了他。

“你想我了吧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孩子向济明伸出一只手。

“我叫舒尔卡，卡佳的弟弟。”

济明轻轻地举起他，把他放在自己肩头。舒尔卡一点不反对。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怀着称赞的感情暗暗地想：“这人倒挺随便，一点书记的架子也没有。”

卡佳向舒尔卡伸出双手：

“喂，卡佳的弟弟，到我这里来。同志们，你们宽宽衣，进房里去吧。大伙儿站着，妈妈会不高兴的。”

“当然啦，又不是柱头杆子。”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不假思索地应和了一句，说过后又吓住了，“我怎么竟把书记比做了柱头杆子！”

可是，书记显然了解她是出于诚意，无心说出了这样的话，所以他一边脱着外衣，一边还笑着呢。

“没事啦，他没见怪。”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怀着轻松的心情下了结论。

伏尔庚家的正房不大，收拾得挺干净。紧靠着那堵没门没窗的墙壁，摆了一张宽大的木床，上面铺着花被子。临街有窗户的那堵墙边放了一张桌子，桌子的一端摆着黄澄澄的小茶几，上面堆了高高的一摞笔记本、报纸和书籍。



厨房里送来一阵低低的谈话声和拨弄水的声响：卡佳在洗脸。

济明走近茶几，他发现了一本银灰色封面的书，这是他心爱的诗人的一卷选集。济明拿起它，翻阅着。在“生活是好的，该好好地生活！”这两行下面有铅笔划的记号，而在

可是在我们战斗的
沸腾的喧闹中
却比那更好——

这几行诗句的旁边有个眉批：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“嗯，我们区的生活不够沸腾。可是青年们——就说她吧，该多么热心于活动呵……给她以活动的天地，并且交几个真正的小组长给她领导。这就是应该在全会上好好讨论的问题。不应当‘一般地’领导，应该直接参与共青团的工作。”他想。

卡佳赤着脚走进来，边走边用那毛茸茸的面巾擦着面孔和颈项。她看到济明手上拿着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，笑着挥了挥毛巾：

“‘野兽般毛茸茸的’……^① 好呀！”

她弄平了桌布上的皱纹，哼着歌曲，从柜子里面拿出一个大面包，抚摸着那烤得黄焦焦的外皮，她的眼里闪过了一种特别机灵的神色，这种表情只是在想到要送人一件意想不到的

① 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《铸工伊凡·柯兹辽夫搬进新住宅》一诗中的一句话。



礼物时才会有。

“我们的面包可多着啦!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端进来沸滚的茶炊,这时面包已经切成一片一片的了。桌子当中摆了一只盛着煮洋芋的大洋铁钵子,盘子里的鲱鱼反射着光亮。

舒尔卡爬上了卡佳的膝头。

“你没椅子坐吗? 这么大个孩子啦!”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责备道。“这孩子老这样。”她转向济明,“卡佳刚刚到家,原该让她歇歇,可是他……”

“他爱姐姐吗?”

“还有不爱的? 随便吃点,亲爱的,随便吃点!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把盛洋芋的盘子和盛鲱鱼的盘子推到客人面前。

“她先前带过他。再说,你自己也看得出,她是个活泼愉快的姑娘呀。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用爱抚的眼光望了卡佳好半天,然后又转向济明道:

“她小时候,总是闷闷不乐……我们村里的人以为她犯了神经病。”

济明把一杯没喝完的茶放到桌上。

“为什么说她犯了神经病?”

卡佳涨红了脸,迅速起身跑掉了。

“你女儿个性很强。”

“个性强。”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慌乱地证明了这个,一边凝神倾听着:女儿在厨房里把什么东西弄得轰轰直响。



大门哗的一声打开了。

“她走了。我也太爱多嘴。她不喜欢我讲她的事。亲爱的，还是别打听，免得叫我触霉头。”

可是她脸上的表情透露了她自己分明很想触这个“霉头”。

“来一杯热的，好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济明把杯子递过去。“这时候她会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他问。

“许是上隔壁邻居家去了。现在，你瞧吧，天亮才会回来。”

“嗯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，她难道一向是这样待客的：把人家请来坐着，自己却溜之大吉？”

“这个我会教训她一顿的。哦，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！我真给她磨够了。她刚刚懂事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：人家在外面唱歌，她却闷闷不乐。那时候的歌，差不多都是些老歌，里面说的，净是痛苦啦、苦命啦。她来盘问我：是不是一切都像歌里说的这样？‘是这样，女儿，’我对她说，‘我们那时候，亲爱的，手脚给贪心的富农捆住……整个村子都这样。’她的眉头皱着，没听完，就跑开了。我想：‘她怎么啦？’就跟着她赶出去——院子里，没有。我朝牲口圈一望，她坐在角落里哭。我吓坏了，左问右问，她怎么也止不住眼泪，呜呜咽咽地说：‘歌子错了，我不要它们！’”

济明坐着，胳膊肘支在桌上，手掌托着下巴。挂钟在寂静中滴滴答答地响着。

“我说，我那时候真蠢。这个，你说说不定没兴趣吧？”



“往下讲，往下讲。”

“往下讲什么呢？从那时起，她身上好像得了什么病，常常坐在窗前发愁。我们什么办法都想尽了！等她睡着的时候，在她身上洒圣水，有一回还请来个巫婆，可是一点效也没有。”

济明笑了笑：

“到底是谁治好了这个毛病呢？”

“她自己找到了一个方子。她听说扎列斯柯耶村的阅览室允许把书借回家看，就开始常去那儿……不管是稀泥烂浆的秋天，还是严寒的冬天，她衣服一穿，掉头就走了。我跟她爹没阻拦过她：我们高兴呢。只有一回，天气特别冷，大风大雪……窗户给雪堵得什么也看不清。我说：‘卡佳，你今儿放弃一天吧，你看，天气多坏呀。’‘没关系，’她说，‘妈妈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’天黑了，她没回来，半夜了，还不见她的影子，我和她爹躺在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两点光景，听到敲门声。我们一下子跳下了床，开门一看：是卡佳，成了雪人了。她掸着雪，哈哈直笑，我们很久没听见她大声笑过了。她一边脱衣服，一边讲：在扎列斯柯耶村阅览室，她借好书的时候，正碰上共青团员们要开会，好啦，她就留下了……她口里说着，眼睛里笑眯眯的。打那时候起……”

窗下有说话的声音。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戒备地住了口。

“不，不是她。这是玛丽亚的脚步声。”

“你的女儿？”

“大女儿。这一个，书记同志，脑子里想的可是另外一些



事——她已经许了人。”

一位黝黑而丰满的十八九岁的少女走进了屋子。她向客人弯腰行过礼,从自己身上取下了披肩。济明一看表:快3点了,就赶忙站起来。

“好,普罗柯菲芙娜,我要来不及准备好报告,您可是罪人啦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说!”

“别害怕,我开玩笑的。”

他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“您的卡佳……我们要有更多这样的青年就好了……”

“这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。”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满心喜欢,嘟囔着说,然后陪送着客人。他们还在门廊里就听见外面兴致勃勃的谈话。

“就是这个齿轮,卡佳,它很小,作用可是很大,”司机说,“汽车能跑动全靠它,要往哪边转就往哪边转……”

他们谈得这样入迷,连开门的嘎吱声都没有听见。卡佳关了给司机照亮的手电筒。

“那么,司机同志,明天你把汽车开到扎列斯柯耶村,到我们阅览室门前,怎么样?我们这儿的小伙子挺喜欢马达。有些人想做汽车司机,有些巴望当拖拉机手。叫他们实际看看马达该多好呀……你来讲一讲,行不?”

“这个,卡佳,我做不了主……我的全部时间属于阿历克赛·德米特里维奇。只要他答应……”

“我答应。”

司机由于这出其不意的回答,吃了一惊,扳手落到地上,



他转过头说：

“对不起，阿历克赛·德米特里维奇，我们在这儿谈技术，谈上了劲。我马上就搞好了。”

卡佳转过身子，拿背朝着母亲，冒火地盯了济明一眼。

“谈够了？这大概比准备报告有意思吧？”

济明笑了。

“节省一点火吧，卡佳。你在研究技术，可是技术里面头一条规则就是：不让马达空转。”

卡佳忍不住，咯咯地笑了。

“算了吧。你考虑过我们阅览室的地方没有？”

“正在考虑。”

“以后有政治报告的时候，我可以上你那儿去听吗？”

“可以。没有政治报告也尽管去。咱们可以聊聊。好吗？来看看我的书吧。”

“一定来。”卡佳考虑了一下说，“司机同志，别忘了，我们明天等你。”她挥挥手，“一路平安。”说完就跑进院子里去了。

“您的女儿很活泼，普罗柯菲芙娜，非常活泼……有个性。”济明再一次亲热地握她的手，“现在该轮到您上我那里去做客了。”

瓦西丽莎·普罗柯菲芙娜在门口站了很久，望着吞没了汽车的黑暗。

第三章

灯光偶尔从窗外掠过，往地上投下长方形的摇曳的白光。